

大唐神韵

女皇武则天

上

杨友今 / 著
作家出版社



大唐神韵

女皇武则天

上

杨友今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 / 杨友今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6

ISBN 978-7-5063-7424-8

I. ①大…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5655号

大唐神韵：女皇武则天

作 者：杨友今

责任编辑：翟婧婧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760千

印 张：49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24-8

定 价：68.00元（上、下）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钟情	(1)
第二章 感业寺	(7)
第三章 龙种	(17)
第四章 挣扎	(24)
第五章 二进宫	(32)
第六章 美女蛇	(41)
第七章 钩心斗角	(49)
第八章 谋逆的始末与启示	(59)
第九章 血的代价	(70)
第十章 柔不克刚	(79)
第十一章 攻坚与阻击	(89)
第十二章 山重水复的转机	(100)
第十三章 乘势进取	(115)
第十四章 撩开神女的面纱	(129)
第十五章 猫啊猫	(141)
第十六章 恩恩怨怨与是是非非	(150)
第十七章 洛阳行	(159)
第十八章 复仇的火与剑	(172)
第十九章 扳倒大树	(183)
第二十章 树倒猢猻散	(193)

第二十一章	《氏族志》与《姓氏录》	(205)
第二十二章	衣锦还乡	(218)
第二十三章	垂帘听政	(229)
第二十四章	不是冤家也聚头	(240)
第二十五章	迷途的行星	(257)
第二十六章	白江口战役	(270)
第二十七章	玉女潭	(284)
第二十八章	双圣	(293)
第二十九章	泰山封禅	(305)
第三十章	孔雀胆	(321)
第三十一章	战神	(332)
第三十二章	征服高丽	(340)
第三十三章	将星陨落	(350)
第三十四章	灾变	(355)
第三十五章	《滕王阁序》	(365)
第三十六章	谜	(376)
第三十七章	建言十二条	(383)

第一章 钟情

一乘挂着黄纱帐的轿车，由数十名太监和禁军护卫，匆匆驶出了太极宫。车马穿过宽阔笔直的朱雀大街，出了朱雀门，向西拐个弯，朝感业寺疾驰而去。

唐代京都长安，盛夏的中午，炎风酷日，铄石流金，苍穹伸展出去的不规则的弧形线条，那贪婪和放纵的样子，仿佛要把大地当做情妇拥进怀里似的。天气热得发了狂，风像恶魔一样嘶叫着，道路上尘土播扬，空中弥漫着燃烧般的焦糊气息，回旋着炙人的热浪。鳞鳞的车轮声打破了慵懒和沉闷的寂静。马背上的太监和禁卫们挥汗如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喘得气都透不过来。宫内的贵人，虽然松开了腰带，敞开了衣襟，摇动着羽扇，也止不住涔涔的汗水。

内监高延嗣策马凑近车窗，压低嗓子尖声问道：“陛下，累了吧？前头有一片林子，要不要停下来歇会儿？”

“不歇，不歇。”

辇内坐的原来是当今天子李治。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其父皇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一周年的忌日。从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前后忙碌了七天，在群臣的拱拥下，完成了祭祀大典。起驾回宫不久，他借口心中烦闷，出城进香，悄悄乘舆离开了内廷。

李治即位以后，诏命舅舅长孙无忌担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以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是清一色的东宫班底，和衷共济，忠心辅主。然而，志得意满的李治并不骄矜自许，自高自大。他在朝会时，虚心地对各州府

的朝集使说：“朕刚刚登基，如果有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未尽之言，可以上书补奏。”从此，每天召十名刺史入阁，诚心诚意地询问民间疾苦及从政方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洛阳人李弘泰举报长孙无忌谋反，李治怫然作色，不经审讯，传旨立即处斩举报人。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是先帝托孤的大臣，二人尽职尽责，李治也很尊重礼遇他们。大唐保持了强盛的国力，政局稳定，万民乐业，朝野称颂承续了贞观朝的遗风。

这一时期，可谓国泰民安，百事顺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后宫掀起了立谁当太子的争夺战，由暗转明，愈闹愈厉害。

李治现有四子二女。他被立做太子时，宫女刘氏已跟他生下了陈王忠；后来郑氏生了次子原王孝；杨氏生了第三子杞王上金；萧淑妃得宠，生了第四子雍王素节，以及长女义阳公主、次女宣城公主。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立嫡无望，萧淑妃乘虚而入，请求李治立素节当太子。素节聪明伶俐，年方五岁，便开始学习古诗，李治也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可是，淑妃与皇后从来势不两立，早在王氏做太子妃时，乖巧俏丽的萧良娣就争得了太子李治的宠爱，让王氏经常独守空房，假使立素节当太子，那么，再下一步她就会夺取皇后的宝座。王皇后采取紧急措施，设法让她舅舅柳奭当上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了宰相班子，随即召柳奭和母亲进宫商量，收陈王忠做养子，争取立忠当太子。专权朝政的长孙无忌也偏向于他们的谋划，因为忠的生母出身低贱，当太子也好，将来做皇帝也好，都好对付，对他也利多弊少。

天秤明显偏过去了。孤立无援的萧淑妃别无他法，唯有死死缠住李治不放。李治本来心烦，忙完祭祀回到后宫，由宫女服侍他脱下衮冕，换上便服。刚刚落座，萧氏就蹙着眉尖哀求道：

“臣妾替你的爱子素节求你啦，皇上，夜长梦多，快下达册立太子的诏书哇。”

“你是逼朕，还是求朕？”李治额角上显露的青筋随着呼吸一鼓一胀。

“是你亲口许诺的，怎么能说我逼你？”

“欲速则不达。我说了事情只能慢慢来。”

“你呀，什么都好，就是缺少主见，不像父皇那样明快决断，说干

就干。”

“我本来就不是做皇帝的料，是舅舅他们把我抬上来的。”

“因此你就把朝政都交给他去处理，甘心情愿做个傀儡皇帝。”

“放肆！”

李治咽干口渴，端起宫女奉在几上的茶杯想喝茶，手一抖，泼出来的茶水打湿了衣袖。萧淑妃准备把素节喊进来一起求他。李治厌倦地瞟了她两眼，脚一顿，跨出了门槛。

走出淑妃的寝殿，他迟疑了片刻：“到哪儿去呢？”

“陛下，你脸色灰暗，先去皇后那儿坐一坐，好么？”高延嗣劝说道。

“那儿更烦人，不如出去走走动动。”

“依老奴看，游山还不如逛庙。”

“对，去感业寺。”

“去那座尼姑庵？”

“不错。朕早就想去那儿，可惜一直抽不出身。高公公，你赶快做好准备，立马动身。不用卤簿仪仗，谨防泄密。”

争宠和争立太子的闹剧愈演愈激烈，偌大的皇宫简直成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战场。李治从小身体虚弱，又是一个多情的种子，还有个眩晕的毛病，如今内宫已无安宁可言，他头昏脑涨，煞像要爆炸了似的，只想找个清静的出处调剂一下精神。高延嗣略一提示，便很快想起了感业寺里的武媚。

武媚是他昔日的情人。李治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他十六岁当上太子参加太极殿早朝后，随父皇进入两仪殿，发现有一双秀媚含情的丹凤眼在瞅着他，秋波盈盈勾人心魂，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趁着父皇和长孙无忌等近臣议事时，他偷偷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侍女。只见她宽额方颐，粉面含春，身材健硕而修长，婷婷然，袅袅然，飘飘然，全身洋溢着二十来岁成熟女子的青春活力。当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时，太子感觉如同沐浴在暖融融的春光下，每一根血管都注入了暖流。武媚赶紧低下头去，虽然有违心愿——她只想从眼神的交流中巩固太子的钟情，但在明察秋毫的君主李世民面前，诚惶诚恐的武媚不得不约束自己，小心谨慎。

奇妙的相通感，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了亲密感，二者赛如获得了新生般

的格外感奋。李治直若蜜蜂恋花一样，心旌摇曳，朝思暮想呼吸爱恋的芳香。从此，他主动地厮守着父皇，亲聆教诲，学习处理朝政，寻找机会多瞧一瞧令人销魂的武媚。李世民对于太子陪伴自己不知另有原因，以为纯粹是热心政务，深感欣慰，父子的感情由此愈来愈融洽。李治得知当年因争夺太子位，而被幽禁的胞兄承乾和泰环境恶劣，生活艰难。他恳挚地奏请道：

“承乾和泰衣食太差，不利于改过自新，乞请父皇改善他们的待遇。”

“太子放心好啦，”李世民满面春风，“朕会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些的。”

谢过父皇，李治抬头望见武媚赞许的目光，心里乐开了花：“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要是和她相依为命，该多好啊！”

多事而具有悲剧色彩的贞观十七年即将过去。这一年，由于连续发生了齐王祐的叛乱和太子承乾的大逆未遂事件，严重地伤害了李世民的身心健康。他神经异常紧张，夜晚总被噩梦困扰，无法安寝。十二月，烦躁而疲惫的李世民巡幸骊山温泉避寒。

骊山地处临潼县境内，位于长安城以东，离城四十七里，标高六百多米。它是一座岩质山峰，覆盖着风化了的黄土层，长满了密密层层的花草。东北山麓的温泉，温度适宜，泉水清冽，疗养效果相当理想。

上山住进行宫后，李世民摆脱了许多繁杂的事务，长时间地浸泡在温泉里，让水流冲洗胸中的积郁，抚平灵魂的创伤。天子巡幸，朝廷将相、王公大臣和后宫妃嫔都要伴驾随行，京都只留下留守官员和护城兵马。跟上山来的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都挤在比太极宫小得多的行宫里生活，自然增加了接触的机会。这一对心灵感应的青年男女，眉来眼去，再加上山水的熏染，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欲念，都想让刚刚萌发的情愫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整日陪伴在父皇身边，对于年轻而多情的李治来说，既枯燥，又乏味，该是多么冀望那种炽热的爱的刺激！精灵的武媚不失时机，适时调动她所特有的美色和袭人的香韵，张开情网捕捉太子。太子从药膳房出来，回寝殿歇息。武媚赶忙跟上去，端着盛水的金盆，走进盥洗室，搁在几上：

“殿下，请净手。”

“嗯，嗯。”

李治睁眼一瞧，一张好比玉蕾乍放般的容颜展开在他面前，宛然春风吹拂，醉人的快意浸透了他的心窝。他用手指头向武媚的脸上弹了两滴水，带着吟咏的口吻感叹道：

可怜巫山梦里魂，
琼台路隔恨无门。

朵朵红云飞上香腮儿，武媚半遮羞面，回眸嫣然一笑：

未向瑶池风云会，
先沐皇家雨露恩。

李治洗了手，她迅速用拧干的热毛巾抹干他手上的水，动作恍如抚摸一样又轻柔又温和。他感到舒爽而惬意，全身上下的每一处感官、每一根神经都被激活了。武媚恭顺地微笑着，媚眼闪烁着甜甜的波光，恰似霞辉映照下带露初绽的花蕊，使人心动神摇。她那乳白色的皮肤俨然凝结的羊脂，白里透红，冰莹玉丽，滑润而有光泽。皎洁的脸蛋儿带着几分羞涩的绯红，分外妩媚动人。黑玉色的头发梳理成朵云状发髻，鬓发间插戴的步摇，那金雀口中衔着的一挂珠串，随着人体的动作晃动颤簸着。她身穿藕荷色绫袄，装饰着彩绣辉煌的花边，腰系鲜丽的褶裯石榴裙，身姿宛若一株海棠，端雅而秀逸，丰满不失窈窕。胸部挑逗般地隐现出一对丰隆圆实的乳房，细腰，肥臀，柔嫩的肩膀绵软而有弹力。李治神魂颠倒，情不自禁地摸索着她的脸颊和白皙光润的脖颈儿，腾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肢把她箍拢来。她顺从地贴近他，胸脯起伏，呼吸急促，在强烈的情欲袭击下感到难以自持，紧紧夹着双膝和大腿。跟她相依相拥非常愉快——他触到了多么鲜活的肢体哟！——浑若一个梦想般的世界，又是活生生的现实，美妙天成，直如夜空灼灼闪耀的星星。

自从上山服侍父皇以来，李治一直没有沾染女色，他像一头积蓄了足够力气的豹子，蕴含着征服般的微妙而强大的能量，刚一接触，全身便漫

过难以言喻的快感，性欲骚然躁动，恨不得融进对方的体内，和她合二为一。他亲了她一下，那微张着的嘴并不拒绝——她喜欢热切的亲吻，接着自动迎合。他加重了吻的力量，身体下意识地靠拢去，任凭情感的驱使，倾斜着往下压，似乎要把她压倒下去。她腰身一扭，臀部让开了，摆脱了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胶着状态。

“会有人来。”

“在我的寝殿里，尽管放心，没有人来打扰。”李治一边给她壮胆，一边继续亲热着。

“不，不行。”她巧妙地从他怀中挣脱出来，“你不怕皇上——召唤?!”

提到“皇上”二字，酷似在烧红的铁板上浇了一瓢冷水，李治倏然熄了火气，冷静下来。眼下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处处都得小心在意，不能使父皇生气，对他产生不良的看法。武媚用毛巾仔细擦干净他脸上的口红，一边委婉地说：

“我先行一步。”

“就走？还来不来？”

“今晚有月亮，”武媚伸出一根茅芽般的指头，朝窗外指了指，“傍晚你在那个山嘴侧边的栌树下等我。”

李治扳着她的肩膀：“不失信。”武媚点了点头。他把她拉到身边，两个人又抱到了一起，难舍难分，如焚的欲火又生上来了。她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把他轻轻推开了。然后转过身去，挪动了脚步。

第二章 感业寺

一代英主李世民，未老先衰，龙体彻底垮了。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一日，他驾临终南山翠微宫疗养，寝殿含风殿内外，飘散着浓厚的药物和外国进贡的用于除臭的安息香气味，以及侍女的胭脂水粉气、人身上散发的汗污气，混合成怪异的气息，恍然篝火熄灭时冒出来的烟雾一样呛鼻。

御医们在偏殿反复斟酌处方，太监们穿来穿去，宫女和太监在药膳房煮药熬汤。煎好的汤药，由武媚端来递给太子，太子亲口尝过后，再将药水用汤匙慢慢地喂进父皇的嘴里。李世民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他死之后，曾经行幸过而未生育的妃嫔和宫人，将一概送进尼姑庵，削发为尼，以示洁身自持，给君主守节，如同活的殉葬品，与青灯古佛做伴，直至生命终结。

想到即将降临的悲惨遭遇，宫嫔们心灰意懒，怨天尤人，没有心思做事了。唯独武媚——罕见的奇女子——显得异常镇定，安之若素，熨熨帖帖地应付着差使，实际上，她的内心并不平静，翻江倒海般折腾得比谁都厉害，无比悲愤地诅咒捉弄人的命运之神，在劫难逃的武媚，五脏俱焚，不甘心埋葬自己年轻的生命——愈是黑风恶浪，她的精力愈集中，临大事而不慌，方寸不乱。她咬紧牙关，困兽犹斗，设法摆脱困境，谋求新的出路：“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她偷眼瞭了瞭气息奄奄的李世民，耸耸肩膀，毅然决然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子李治的身上。

李世民的病日重一日，五月下旬进入了弥留状态，死神步步向他逼近。但他的生命力相当顽强，神志依然清醒，特意召来了褚遂良和长孙皇

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贤德的长孙皇后在世时，怕外戚擅权，坚持不肯给无忌委任高官，她在贞观十年三十六岁时病故后，无忌才升迁首席宰相。褚遂良是一位直臣，大书法家，李世民视他如同兄弟，去年九月擢升中书令。

皇帝特别召见，执行他的遗命，是殊荣，也是重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进入含风殿时，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都已在殿内等着。李世民伸出枯瘦的手，摸摸跪在御榻前的两位大臣，示意他们站立起来：

“朕将后事托付给二位爱卿，太子仁慈厚道，事朕至孝，望你们尽力辅佐，趋吉避凶，永保大唐宗社长治久安。”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既受李世民托孤，便是顾命大臣，对幼主而言即如叔伯，何况无忌本来就是李治的嫡亲舅舅。李世民命儿子和儿媳双膝跪下，拜受遗命，然后安慰太子说：

“有无忌和遂良在，你不用忧虑天下。”

褚遂良受命录下遗嘱。录写毕，李世民深情地望着褚遂良，嗓音微微发颤地说：

“自晋阳起兵以来，无忌始终是我的左右手，我打天下，很多地方都得力于他。我死后，你要与无忌忠心扶持新君，不要让奸佞谗害无忌。”他呼吸困难，仰靠着背垫养了一会儿神，又睁开眼睛，指着李治与王妃对长孙无忌及褚遂良说：“朕把儿子与儿媳交托给你们了。”

他仿佛想再显示一下自己的坚韧与顽强，绷紧的面孔却不听使唤了，仅仅缩了缩鼻翼，眼角滚出了两滴浑浊的泪珠儿。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驾崩。享年五十二岁。太子凝视着父皇的遗容，心如刀割，他左右摇晃，失去了主张，抱住无忌失声痛哭。李世民共有十四子，他排行第九，是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依赖父母，生性怯弱，无意于皇权，对于登上大唐王朝天子的宝座，执掌国家命脉，深恐难以胜任。

翠微宫在忙乱中又增添了一层悲哀的氛围。当天夜里，李世民的遗体用香水洗抹后，又放回龙床上。殿内巨大的素烛高烧，真腊进贡的名香轻烟袅袅。李治与舅舅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守灵。面对父皇的遗体，满面泪痕的太子显露出一种萎靡和虚脱的形样。无忌和褚遂良合计了一下，关切

地对李治说：

“殿下，你先回太极宫，立马就去歇息，明天赶早动身。武媚，你服侍一下太子。”

武媚行过礼，搀扶着李治，护送他去了太子的寝殿喜安殿。

在终南山翠微宫的相处中，李治和武媚的情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但已有肉体上的接触，而且山盟海誓，私订终身。两个人是那样的情意绵绵，简直谁也离不开谁。武媚向太子献媚，换取他的欢心，兴许更多的是有关自己命运的一种交易。古代受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纯粹是男人的附庸。武媚十四岁入宫，李世民幸过以后，不久便出现了“唐三代，女主昌”的流言，灾难一下降临到了她的头上，由才人降作侍女，而且随时都有被处死的可能。伴君如伴虎。她不得不慎之又慎，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要生存，要像模像样地做人，真不容易啊！眼下和太子又得到了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也可以说是送进感业寺之前的诀别。机会难得，武媚又不可久待，时间紧迫，她侍候李治漱洗毕，更换了睡衣，上了床。随即她俯下身子，温存体贴地说：

“殿下请节哀，保重龙体要紧。”

处于万分悲痛和感觉空虚的李治，正是需要抚慰的时候，他感激地召唤她到身边来。武媚却就地跪下了，边磕头边恭贺道：

“殿下就要荣登大宝了，奴婢预祝你顺利成为大唐第三代英明天子。”

“你怎么了？起来吧，武媚，你过来，过来，有话慢慢说。”

武媚跪着移到太子跟前，眼泪扑簌簌地成串流淌：“看在我们的情分上，可怜可怜我的苦命，你登基后，一定要到感业寺去救我！”

“别，别哭，”李治微微皱起眉心，“我的心都快碎了！放心，我不会忘记你的。你忍耐一下，待我料理妥当后，就会想法子接你进宫的。”

“能不能以天子的名义承诺？”

“好，我以天子的身份发誓：活，我们活在一起；死，死了就埋葬到一起。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他的声音拖得很长，震动了殿宇，引起一阵轰鸣。以天子的名义发誓——好大胆呀！——由于被武媚的激情所打动，他居然毫不犹豫地在一个宫女面前向天起誓。该不该，值不值？武媚把脸贴到他的胸口上，他抚

弄着她的肩膊和秀发，一种男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涌上心头：“我做了皇帝，有她陪伴，岂不是更好么？看来是天意，是老天爷的恩赐。”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中，心爱地在她的嘴上和额头上亲着。

次日，李治由近侍、飞骑及宿卫将军护送回大内，行到途中，长孙无忌又增调了六府四千兵马加强警卫，将大行皇帝的遗体用御辇运抵太极宫两仪殿。二十九日，以太极殿做殡宫，遗体入殓。六月一日，宣读遗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大臣簇拥着太子跪在先帝的灵柩前，宣誓即位，然后诏告天下，举国致哀。八月十八日，举行大行皇帝安葬典礼，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与贞观十年十一月逝世的长孙皇后合葬于昭陵。

在向天下宣布国丧的同时，凡先帝行幸过而又未生育的妃嫔侍女，用宫车送往感业寺剃度当尼姑。披麻戴孝的宫嫔们一个个呼天抢地失声痛哭，寺院戒坛殿在佛像前燃烛焚香，擂动法器，鸣钟击鼓，举行受戒仪式。在一片嗡嗡然的诵经声中，宫女们都剃了光头，披上袈裟。传戒师跌坐戒台讲授十戒，向新戒们一一提问：“尽形寿能持否？”“依教奉行。”受戒者回答后，从此斩断尘缘，皈依佛门，修行养性，寻获正觉。不过，新尼姑大都并非自觉自愿，朝廷怕宫中内幕、特别是天子寝居的秘事外泄，把她们投入坟墓般的尼姑庵，严密封锁，跟社会隔离，让无辜的御嫔都变成了活的“明器婢子”。明器，即陪葬品；明器婢子，便是女俑。

其中，只有一人例外——没有入寺——她，就是徐惠。徐惠本来身体单薄，李世民宾天，她日夜哭泣，忧思成疾，几次吐血，拒绝医药，宁愿早日去九泉之下侍候先帝。李治非常感动，传诏从她家乡湖州将其妹妹召来照料她的饮食起居。不到一年，二十四岁的徐惠去世，被迫赠作贤妃，正一品，陪葬于昭陵石室。其妹妹愿意留在后宫，授封作婕妤，正三品。因学识文才出众，她赢得了“今日班昭”的美誉。

徐惠死后，备极哀荣，很快引起轰动。徐惠的妹妹成了李治的婕妤，身陷感业寺的武媚焦急起来：“皇上会不会娶了新欢，便忘记了与我的旧情？”她忧心如焚，胸口一阵一阵地刺痛。

宫嫔入寺为尼，不但不能外出或与他人见面，而且连父母也不能前来探视女儿。她们衣食菲薄，住宿破旧，终身苦役。森严的寺规，苛刻的戒

律，还有砍柴、做饭、挑水和耕织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其苦难言。在她们内部，弱肉强食，互相倾轧，同性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住持指定的依止师煞如这座“女监”的看守，对待新戒弟子比母老虎还凶恶，比蛇蝎还歹毒，利用忏悔、闭关和体罚等手段，任意践踏和摧残濒于绝望的女人。忍辱负重的宫嫔们，有的因经不起折磨而自尽，有的被殴打致死，有的因精神崩溃发疯，有的染病得不到医治，有的变成了木偶般麻木不仁的痴呆。在煎熬中艰难度日的武媚，柔肠寸断，心中千呼万唤，祈祷当今天子履行诺言，拯救她跳出吃人的人间地狱，脱离苦海，重返对于她来说尚存一线希望的宫廷。

车马簇拥着御辇奔上一带高岗，在一片槐树林下穿行。晴空陡然阴了下来，刮起一股旋风，飞沙走石，乌云从四面滚涌而上，闷热异常。天色愈来愈昏暗，一道闪电岔开堆积的云层，伴着雷声，大滴大滴稀疏的雨点洒落下来。路上的灰尘还没有打湿，雷雨便过去了。树上的枝叶像用清水洗过一番似的，漾青泛绿，滚动的雨珠晶莹闪烁。气温降了许多，还吹过来阵阵清新湿润的香气。舆内的李治抽动着鼻翼，松开了眉头。树上的小鸟儿亮出了歌喉，咬咬唧唧唱得分外婉转动听。御马伸长脖子喷着鼻息，哧哧嘶鸣着。御辇时不时地打着转弯，摇摇晃晃。李治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眼帘不断地闪现出武媚的身影——她的笑容是那么迷人，含情脉脉，柔情似水，热情如火，拥抱她那白玉般光洁圆润的肉体该是多么销魂。回味两个人在如胶似漆缠绵时，她气喘吁吁，姿态却优美而灿烂，那霍霍闪动的眸子赛若燃烧着的两团火，又像两汪深邃澄碧的池水，更显其无穷的魅力。

“多好呀，真是妙莫能言！”

李治一走神，喊出声来了。紧跟在车右的高延嗣以为皇上在赞美沿途的景色，接嘴凑趣说：

“鸟语花香，热气也退下去了，陛下，赶早不如赶巧，这趟出来得及时，顺天意。”

李治心里笑了笑，纠正道：“朕是说的武媚，你理会错了。”

“没错。万岁要去感业寺看她，天就阴了，明明是老天爷成全你们。”

“老滑头的嘴抹了油，让你把话转活了。快到了吧？”

“向西北拐一下，绕过前头的小山包，就看得见了。”

偏于长安西郊的感业寺，始建的详细年代无从查考，隋末兵火毁坏严重，仅存三间大殿和一些东倒西歪的僧房。贞观年间，放出的宫女中，少数年老色衰和无家可归的，自动请求进入寺庙当尼姑。李世民诏命拨款修复，遂成了一座尼姑庵。它没有宏大的建筑，也无得道的高僧，又缺少镇山之宝，规格不高，知名度不大。寺院的布局采取层层封闭的形式，从山门直达后院，寺庙共有五进，回旋串联着往里面延伸。山门前有一座石拱桥，下临深壑，流水淙淙。走过石桥进入山门是一座大院，左右有钟鼓楼，中路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大悲坛和藏经阁。东西两路排列着数百间寮房。背后的大片山林和土地已划归该寺管理，供应烧柴。桑园则采桑养蚕。近边的田土种粮栽菜，远处的便佃给农户收租。

感业寺祭祀先帝的法会结束，尼姑们吃过斋饭，拖着疲惫的身子各自归房歇息去了。住持惠净听到有贵人特来给先帝上香，连忙走出云房，带着当值的尼姑迎了出来。

车马越过山门，进了寺院。太监搀扶贵人下了御辇。惠净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一边打量着来者。贵人单单瘦瘦，穿着轻薄的白纱衫，头戴皂罗幞头，棱角分明的脸盘儿略显狭长。额头低而平，鼻梁高高隆起，眉梢微微向鬓角挑去，眼睛细细长长的，顾盼时灼灼闪烁，流光泛彩，垂下眼皮却似乎变得昏暗蒙眬。他腰间的黄丝绦上，挂着白玉璧和于田玉容刀，举止儒雅，文静中又隐隐透出几分庄重和威严的神色。惠净将贵人引进本堂，祭拜了先帝的灵位。然后延请至客堂，奉上斋茶。

贵人问了问法会的情况，便端起了茶杯。高延嗣会意，将惠净招到一旁，耳语了几句。惠净惊奇得手足无措，慌忙低着油亮的脑袋走了出去。隔了一气，她亲自引着一名尼姑跨进了客堂。李治睁眼一瞧，正是他梦萦魂牵的武媚——备受人间折磨的武媚，看上去仪容惨淡，匀称的体格明显地瘦削了，穿着宽大的黄色法衣，青皮光头，凤眼呆呆地望着李治。她未施脂粉，面色清秀而又带着几分羞涩，双颊时红时白，眼角眉梢透出惆怅忧悒的神情。多愁善感的李治触发了眷眷的旧情，替她难过，眼圈儿潮湿了。瞥见皇上睫毛上的泪花，武媚腑脏翻腾，心头好似打碎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一齐泼了出来，泪如泉涌。她双膝跪倒下去，抱住了李治的